

廣  
弘  
明  
集

七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唐 釋 道 宣 撰

內典序

奉齊司徒竟陵王敎

沈約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  
自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翾動殊貫苦樂翻  
回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擬燄飈遷以寸陰之短  
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  
品益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  
於覆蕡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逢業遠妙軫遐  
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

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  
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  
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  
方等義滿神宣逮于大權協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  
慈悲亡身著乎非已行符四等道升十地若乃靈性  
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驚莫知  
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  
獸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煙銷  
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  
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欲殊塗一致或草礪

身體投骸林澤內亾形相外馴兕虎或坐臥行立迹  
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  
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鮑時登而耿介長疏忡  
怛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  
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  
界獨與神遊苟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場  
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聖迹寢  
息神光旣負橐以從師亦栖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  
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义跪運心期誠匪  
迹而導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

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  
淨域登儀寶地並黜華翦飾破愛辭親鼓枻無生之  
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  
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  
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駕四禪之眇眇況八解之  
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  
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旣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  
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鬚髮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  
狀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  
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至

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闇浮神光  
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闇往則半息  
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象譯  
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迹  
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於叶暢心靈抑  
揚訓義固亦内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  
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  
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表理卷分或詞義  
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  
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

廣雅集卷之二  
多且中外羣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  
故真俗兩書遞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  
綱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  
然是故曲辨情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  
忘之書談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  
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  
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同  
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  
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克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墮體翶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或騫無取正覺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

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

亟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筭炫彩瑤縢思欲敷震微

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  
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  
詭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  
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  
降暨于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氣緒法  
昭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  
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  
理析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興蓮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南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奧文雲開雨散今魄晉丹達日弦上朔士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絇而遺塵杜茲乃飾筵藻殿張帷盛邸絜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藴雲迴秘理探微玄況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恩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  
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  
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効隔於俄頃若非積毫  
成仞累燭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  
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奧籍震  
微起滯輪動雲迴月殿含呂魄弦上日甘露旣窮輟  
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  
景軒度道載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樹披千  
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歛報之誠

恩隆於永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  
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  
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劉虬初爲當陽令後爲南郡丞頃之自免始事拂衣

時年三十二論者比漢疎邴焉遂辟穀却粒  
餌木衣麻布衣草屨茅室土帳禮誦長齋六  
時不闕世諦典籍不復修綜某書小藝一切  
屏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悟成佛義  
當時莫能屈注法華等經講涅槃大小品等  
齊建元初詔徵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  
以正法以虬精於釋理

蕭子良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勤味道腴  
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誠幸甚百姓一心衆生不疾

要其東下與虬書曰

比屋可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無析願言之  
子實晦我心所以不遠千里尺書道意自淳清旣辨  
澆漓代襲隱顯之術參差默語之途紛互或飾智以  
警愚或激情以悟俗或穢已以闇通或謬歌以明道  
屠羊駟馬未足磷其堅佯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  
蕃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韻彌少及摧  
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閒  
襟長慕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白自親聞風如  
舊而迴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固已佇軸深衷  
傾筐遐路者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雲

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繙林枯而重蓀昭  
辨空有連河壅而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  
際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踰愛海比策禪衢沾  
濠射之冥遊屈祇鷺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  
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道弘被  
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膠序肇修經法敷廣人賤璣璜  
家習禮讓椎蘇必時郊林全鬱鬯經有節鱗羽偕翔  
至於層山絕澗環帶畿畎膏田沃野亘望無疆信可  
以招往隱倫栖集勝寄故文舉築室冶城之阿次宗  
植西山之麓葛洪考槃於海岫釋遠肥遁於鍾幽

每踐其遺蹤輒深九原之歎若高步可遷復何懷乎  
四子昔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往維摩豈不知相忘  
之道哉諒有以也未敘之間爲道自愛一二令凌琚  
之口具王元長之詞也

與南郡太守劉景旌書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介辭趣翩翩足  
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咨嗟彌用  
欽想此子舍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漱  
養志南荆可與卞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隋照共明  
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楊鄭之寂漠恬惔取之若人信

廣雅集卷之六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  
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卽之而方  
易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崿之留  
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旣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  
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  
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  
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爲敦請此蘭山桂水  
旣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  
旌蒲爲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  
時加資遣也